

牧

齋

有

學

集

牧齋有學集卷四十五

雜文

古史談苑摘錄後記

古史談苑十卷我先君宮保公晚年讀史採剝正史中異聞奇事可以聳見聞資勸戒者有旌行物差神達咫尺聞四部之目吳江周永肩安石摘錄其唱導因果輔翊教乘者彙爲一卷廁諸歷代禪徵之集謙益再拜捧讀泣而言曰嗚呼斯先君之志也夫我先君七歲而孤奉我王母卞夫人終身純慕士之稱純孝者歸焉剛腸疾惡如食蠅之必唾世授春秋以直道

是非爲已任晚晚不遇以授經爲大師握衣抗手正告弟子儒者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諛聞曲學吾弗與也談苑之成在甲辰奉諱以後以謂倚相之學董狐之筆不獲自效于槐廳蕉園之間聊假蠹書汗竹以托寄筆削之綱要若其生平歸心佛乘篤信三寶則得于母師胎教熏習訓迪爲多苑談一書激揚忠孝指陳脩悖主于明扶三綱陰闡六度斯志行之所存也已今觀周氏摘錄旌行之部以純孝爲首純孝之子感格人天佛爲現像顯神以表厥應一書纂集之眼目如鏡中像交光呈露寧非异世而相感也哉嗚

呼昔者吾夫子授端明之命而作春秋孝經成曾子
抱河洛書夫子簪縹筆絳衣告備北辰俗儒以緯家
爲疑今旌行所錄滕曇恭劉霽諸人載在國史傳諸
丹青又豈可以爲蠹字鳥言漫而置之乎紫柏大師
稱左傳爲真因正果之書愍大師乃奮筆發揮撰左
氏心法安石家世稟承二師故能郵傳其緒言以證
明我先君旌行之微指謙益謹洮嶺繕寫鏤板流通
庶幾附麗弘明二集少裨法海不徒傳示子孫而已

海印愍山大師遺事記

大師歷年行履具在自製年譜及經解文集中其他

遺事傳聞不一謹洮汰訛濫條次其可紀者如右
紫竹林弟子顓愚觀衡撰曹溪中興慙太師傳云師
年十九在報恩寺廊下遇一异人謂師曰公可惜許
公可惜許師曰何謂客曰公若在吾儒能大扶名教
堯眉八彩公眉五彩吾海內求人三十餘年獨見公
一人已爲僧無如之何吾從此不復與人見也別去
不知所往

師預天界法席見厠地光潔如鏡入夜明燈如晝知
有异人司之一日晚課見一黃腫頭陀執火入厠揩
燈盞添油拉而詢之知爲妙峰禪師代山陰王進香

南海受濕生瘡討單歇息師再拜願結爲法侶峰云
師大智慧能聽經後日代佛揚化我輩是笨工人行
得是笨工事師笑曰我學得師者笨工還要好幾餐
飯喫遂訂爲生灰交

師登盤山頂石叢內一隱者灰頭土面師作禮不答
問亦不語師默坐少頃隱者燒茶取一杯自飲師亦
取一杯自飲飲竟隱者置茶具端坐如故師亦如之
又少選炊飯唯取一碗一筋自食飯罷復坐師一一
如之夜中者出岩外經行師亦隨之第東西各步如
是一七者問仁者何來師曰南方來者曰來此何爲

師曰特訪隱者者曰者面目如此別無奇特師曰進門早已看破了也者笑曰我住此三十餘年始遇一不同風一夜師經行頂門一聲轟如乍雷山河大地身心世界豁朕頓空空境非尋常可喻如此空定五寸香許漸覺有身心漸覺脚下踏實開眼漸見山河大地一切境界如故身心輕快舉足如風輕者曰今夜經行何久耶師告以所得境相者曰此色陰境耳非是本有我住此三十餘年除陰雨風雪夜夜經行此境但不著則不被他昧却本有師深肯禮謝遂相從過夏將別者送師至半山淚如噴珠歸與妙師述

如上因緣汪司馬曰如是則吾師住山已竟師曰猶是塗路邊境界耳

法光和尚每以本色鉗鎚代師師曰一一獲益每命師撮背洗足皆能如其意諸宗候見之皆怒師曰我等別有眼目非公等可能識

師在報恩有山人製印章相詒文曰清郎印囑曰善佩之爲後日證至五臺與妙師卜居北峰之龍門開基五尺得銅佛高尺許揩洗佛背下有清郎造三字師取印章示峰衆皆驚歎師坐龍翻石聽沸泉經年至泉聲不斷如不聞乃入定峰知師將入定乃別

匡王山黃龍潭徹空禪師訪師于龍門留與同住大雪經旬各臺頂雪吹聚龍門覆靜室深幾十丈寒甚徹師推簾撥火以手揆之知爲雪擁師命吹火火發師曰性命可保矣融雪作茶飯畢相對兀坐聞隱隱有人聲曰此是臺頂上人爲我開雪聲寂曰此或夜矣雪中不辨晝夜以聞聲爲晝分不聞聲爲夜分耳久之人聲漸高朗漸近乃北臺白馬寺中臺三處集三百餘衆執鋤鑿筐箒揆竿下臺頂覓龍門路依狀挖洞用竿前揆隨揆隨挖竿擢著靜室衆人歡呼勇猛抵門而入掀簾見師抱足慟哭曰經此大難幸而

有火此佛天默佑也師合掌謝衆曰也要經過始得
粵東獍豸數叛戴督撫請師議之師會通六道分布
諸將先察所過地方安官把守樹旗標幟不得侵犯
良民自出師從船而進獍豸聞風逃竄盡種族招安
新立官署師還出所著奇門指掌一書行世

嘉興年譜云是

時獍豸破欽州事已潰敗師以重名用幡幢寶蓋入洞說降之賊既退安輯欽州百萬生靈制府乃有請王師問罪之疏以揜前失故僅得論劾罷

衡戊申冬進曹溪禮祖容明年四月謁師于端州每
坐談見師熙怡而笑衡曰大師笑儼釋迦微笑可悅
可愛師曰公好眼力我少在報恩有梵師言我口如

印月卽佛口也當大轉法輪公亦識之奇哉六月師歸曹溪一日清晨知微爲師梳頭衡喜曰日輪初起映師白髮皆金色光明卽紫金光也師曰我在臺山大塔院寺見一梵僧偉狀可怖手拉余曰滿頭髮皆紺色當大作佛事今公亦識之用意亦微矣

衡在曹溪夜譚次大師向衡曰我後日無肉身衡曰何以知之師曰達大師令我摸他全身上下筋骨血肉長成一塊手臂如鐵棍相似知他身堅固不壞我身皮肉虛浮一捏空去則知不堅達師多劫咒力薰習乃爾也師在靈湖託劉居士買壽木隨身向衡曰

老身一生多睡身後與我做一長棺伸脚睡去自在
師向言達大師肉身不壞今爲闍維不與留世自言
無肉身今却全身供奉不知二大師清訛在甚麼處
嗚呼真文殊普賢大人境界非凡小可識

嘉興年譜附錄云凡世所傳如陳亞仙毛賴債蕭公
子等事悉從宗鏡侍者訂其訛惟爲靈通侍者戒酒
事聞之特詳侍者占城國王太子父王遣大臣五人
伴太子來曹溪請六祖往彼供養祖不許太子大臣
俱立化于海濱五臣爲神顯靈韶陽南華山門外立
相公祠旁有相公橋太子旣化復現身爲祖侍者獨

不戒酒祖許之得受法去有一鉢留寺寺僧鑄銅像
侍立袒肉身傍像頂布巾帽鄰寺鄉人日盛一鉢酒
供之供酒後酒化成水其帽欹側大師入山與寺僧
授戒衆言靈通侍者飲酒我等不合破戒大師作文
啓祖座前爲靈通斷酒卽碎其鉢侍者從此不受酒
供以酒供之酒不成水帽不復側矣

大師坐宗鏡堂兩僧夾持一狂僧歷堦而上乞師引
救云此僧持大悲咒五年素無敗行不知何故着魔
顛狂不止大師曰此病可醫徧詢堂中得持習穢跡
金剛神呪者三人大師于坐間自持令習者傳教之

初傳昏狀不省大師以摺扇於案上震威一擊提授一句應聲如響習者逐句傳竟狂僧如夢頓覺頂禮而退又一日一僧來禮拜未起擎扇喝曰殺人賊見我作麼知事作速退出衆皆愕狀莫測越一日以盜被獲

岳司馬石帆在儀部時值大師罹難抗言申救至是謁見於嘉興金明寺岳問曰中庸素富貴四句大師作麼解師曰素是張白紙畫个紗帽便做个紗帽畫个乞兒便做个乞兒岳以禪理作戲論嘿狀而退大師在金明寺齋畢列燭茶話有醉皂隸扣門大呼

今日活菩薩下降我求超度何故攔阻大師命之入
合掌禮拜胡跪語云他是錢大復身是仲仁託體求
度弟子生前持長齋脩淨土八載今亡期當五七不
到陰府合生西天望菩薩慈悲指引伏地哭泣不已
大師呼念佛者舊六人侍立親掇數珠每展一珠念
千聲佛鬼身卽能念念念佛竟演蒙山施食文至應觀
法界性一切惟心造舉扇擊案疾呼速得解脫鬼身
應聲曰解脫竟三呼三應起具佛子威儀稱謝往生
淨土東南禮大眾云各各努力龍華會上相見更餘
大師輿還舟鬼身隨輿望大師登舟頂禮謝訖仍還

禪堂口去作謝錢老官賴托身得度撲地而醒仲仁者居寺之隔河生前脩淨土甚虔是日亡值五七皂隸以催糧入靈座前乘醉引魂得度也仲仁子聞韶天啓辛酉舉于鄉次日許憲副子泰惟延大師至家對靈說法大師語悉開示平生陰事聞者毛豎

桐鄉顏生生居士家于石門嘗夢伽藍神命迎賓頭盧尊者見有大僧中堂正座旁列侍坐並一時名宿衆所知識者越日聞大師東來往迎于松陵歷雙徑雲棲所至隨侍命名福堅大師還過石門居士恭迎至家設大供家有梨園命演拜月亭記先擇侍從受

具戒者始得與席一時名宿如聞谷輩咸在居士歎

息宛然夢中迎賓頭盧實境也

居士即廣州司理俊彥之父事詳託生辨

中次日弟子譚梁生請問看戲不碍戒律否大師云
大難說他人一日不犯戒一日是不犯戒我日日不
犯戒日日是犯戒

曹溪有室女發願繡千佛衣一襲奉供大師慮口氣
不淨以黃絹裏口衣成而大師遷化入龕衣畱寶林
庫笥及肉身還曹溪出龕時紫縉羅衣見風星碎乃
取室女所製千佛衣衣之衣在笥二十二載光彩如
新以室女願力所持遂得爲最後供云

雲間張翼軫敘大師年譜云余昔守韶州遣衲子本
昂迎師於五乳師掩關八月迎衆至啓關戒行大衆
環聚泣留師曰曹溪吾志也時節因緣敢不隨順徼
靈六祖得歸骨焉幸矣壬戌膺月至曹溪明年冬余
奉宗伯蕭公命入山候師疾師披余所供禪衣合掌
稱謝曰山僧行矣談笑而別是夕遂化去余復入山
庀後事營葬塔蓋影堂差了皈依一念亦不負蕭公
付囑也余量移去韶五乳法嗣借大力於當事者遷
全蛻歸匡山而爪髮畱曹溪余所營塔院亦如故諸
法空相本無去住師亦何心邪因侍者心啓來請略
牧齋有學集

述于譜末如此

計十六條

書史記齊太公世家後

流俗語云太公八十遇文王孔叢子宰子冉有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則俗語固有本也有言七十者說苑云太公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呂不韋韓嬰皆言七十有二是也有言九十者宋玉九辨云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匹合是也按楚辭天問云師尚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高誘註淮南云太公鼓刀釣魚年七十始學讀書

九十爲文王師佐武王伐紂韓詩外傳云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七十屠牛朝歌九十爲天子師則遇文王也說苑又云太公年七十而不自達一合于周而侯七百歲此皆七十未遇之證也考竹書紀年帝辛三十一年周文公四十一年西伯治兵于畢得呂望以爲師卽史記西伯獵渭陽載歸立師之年也太公七十鼓刀始學讀書則遇文王時爲八十明矣竹書又十年爲武王元年西伯發受丹書于呂尚則太公年當九十又十年庚寅周始伐殷明年禽紂牧野計庚寅年太公正百歲九辯言九十顯榮及諸書言

九十爲天子師蓋撮略九十百歲受丹書誓盟津之事而通言之非尅定遇合之年爲九十也歷武王成王迨康王之六年竹書齊太公薨則先于太公二十二年矣太史公世家云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子丁公呂伋立曰蓋者亦疑詞也文王得太公之年經典皆無明文司馬遷馳騁古今不能通知尚書疏又謂成王時齊太公薨周公代爲太保凡此之類闕誤弘多郭璞謂竹書潛出記載之後以作徵於今日信也昔者周史卜畋其兆曰將大獲非熊非羆而詩人歌牧野肆伐則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鷹揚云者所以

極命百歲老人飛騰驚擊攫身側目之狀非熊非羆
猶爲笨伯云爾廉頗老將被甲上馬亦尚可用馬援
征壺頭病困曳足以觀鼓噪年才六十餘耳獨不畏
此翁笑人耶今秋脚病蹢躅顧影明年八十恥隨世
俗舉觴稱壽聊書此以發一笑而并以自勵焉

書華山募田供僧冊子

後五百年佛法之行世者少林天台賢首三宗而已
論者謂台賢二家門庭如綫惟禪宗爲盛而禪宗則
惟臨濟一枝開堂演法刹竿相望五花開後殆莫甚
於今日蒙則以爲不肤以天台言之荆溪四明中興

已邀法華宗旨具在三觀四教固瑩如帝珠也以賢
首言之圭峰長水繼述罕聞華嚴綸貫具在三法五
教固渙如寶網也譬如千金之家堂構無恙囊篋依
朕其子姓引繩守株雖無克恢張緒業顛隕蕩折之
禍固可無慮也若今之禪門自命臨濟後人者其一
二巨子未得謂得久假不歸以小辯飾其小智以大
妄成其大愚魁僧梅陀一登其門莫不盱衡讚歎彈
指徹悟用是以簣鼓羣昏簸揚狂慧盲師作俑則判
能大師爲外道禪師子吠聲則斥龐居士居二乘果
棒喝如劇戲付拂如酒籌以瞽視瞽以聾聽聾敢於

抹撒教典詆譎尊宿以蓋護其膚淺脅亂之衣鉢此
所謂大妄語成如刻人糞爲旃檀形者也而舉世尋
附聲響激揚尊奉如恐不及嗟乎佛燈中微法運單
弱愚而爲下根枝而爲義學窮露弱喪而爲失乳之
兒爲除糞之子于法門猶無與也彼且爲邪師彼且
爲魔民彼且認面失頭彼且中風狂走佛言末法之
中多此妖邪熾亂世界潛匿奸欺號善知識誑惑衆
生墮無間獄金河誓戒皎如冰霜衆生瑱耳甘從淪
墜人以爲極盛我以爲極衰斯固先佛決定清淨明
海懸示于今日者也雪浪大和尚賢首之法匠也其

徒曰巢雨蒼汰分路揚鑣各振法席今獨蒼老歸朕
如魯靈光而華山含光渠公則與蒼老代興者也渠
公網羅三藏鈎貫三昧精心慧辯超朕義解之表賢
首耳孫非公而誰公念先支硎和尚有言佛法壽命
其唯常住常住不存我法安寄於是有墓田供衆之
舉佛日未旦昏衢交驚與其聚盲徒養閒漢岐目眇
舌盲叅瞎證固不如研窮藏海宣明教網支狂瀾而
漉末刳者之爲得也瘵疴瘵者必庀上藥拯流溺者
先具慈航爲法之士痛心狂易聞公之爲有不褰裳
而從之者乎蒙以爲扶正法續慧命標準人天之眼

目於是乎在非常塗福田布施也奮筆書之辭無頗焉

萃止軒說贈張登子

人之生於斯世功名富貴熏染於外聰明才智驅策於內置身於奔車傳遽之中畢世而爲勞人者多矣通人志士深知其病而以山林詩書朋友三者爲之藥狀吾觀淵明停雲之詩以爲罇湛新醪園列初榮願言不從歎息彌襟其於周續之龐參軍劉遺民諸人流連往復南村移居之作三致意焉則淵明之所以定跡溪棲望古遙集者其結志尤莫尚於朋友也

山陰張登子以瑚璉接神之器棲遲冗散未老倦遊
將歸隱東中取良朋萃止之義名其軒曰萃止登子
家在千巖萬壑中枕籍詩書詩筆妙天下今盡束其
所好而歸於朋友有淵明停雲之思與能藥其病而
終不爲勞人也審矣淵明歸鳥之什曰翼翼歸鳥晨
去其林遠之八表近憇雲岑此殆爲登子而發榜其
語於斯軒亦可以藥世之勞人勞勞而不知止者也
余爲倦飛之鳥久矣老歸空門倣趙州八十行脚青
鞵布襪將叩萃止之軒而倚杖焉恐登子以野客拒
我也書是以先之

家塾論舉業雜說

余少事科舉之業聊以掉鞅馳騁心頗薄之通籍以還都不省視今老矣惛惛如隔世事從子孫保讀書纘言胚胎前光評選皇明制科文字請余爲序茫然無以應也老人多忘覽塵偶憶雜書間見數條并示吾兒孫愛俾傳諸塾耳

或問時文可傳乎曰必不傳王介甫始作制義而介甫之制義今無隻字劉文成覆瓿集所傳春秋義者前元應舉之作兔園村夫子咸可以奮筆也狀則可廢乎曰何可廢也三百年之舉子精神心術著見於

是天啓乙丑而後文詆迭興卒有百年之歎于尺幅中見之識微之君子慎思之可也

橫浦心傳曰或問科舉之學壞人心術近來學者唯讀時文剽竊更不曾理會脩身行已是何事先生曰汝所說皆凡子也學者先論說若有識者必知理趣孰非脩身行已之事本朝名公多出科舉時文中議論正當見得到處皆是道理汝但莫作凡子見識足矣科舉何嘗壞人

王龍溪云舉業不出讀書作文兩事讀書如飲食入胃必能盈溢輪貫積而不化謂之食痞作文如寫家

書句句道實事自有條理若替人寫書周羅浮泛謂之沓舌于此知所用心卽舉業便是德業非兩事也馮祭酒開之好作經義紫柏大師遺書誨之曰時義不做亦可卽相知求教者稱心現量打發足矣何必苦心自作昔李伯時畫馬秀鐵面訶之以必墮馬腹而入地獄今之留心時義者心術純良一旦出身做好官則亦有益如心術不佳藉此出身爲大盜而刦人則先生之罪較李時尤甚

趙浚谷子有雋才不課舉業其壻李廓菴怪而問之浚答曰吾見近來舉業日敝一日故不欲兒曹爲之

廓菴曰近來舉業日盛一日乃以爲敝何也浚谷曰
子試舉近代舉業之佳以示余廓菴檢得十先生稿
瞿昆湖子使漆雕開仕一節文字呈上浚谷看訖問
曰此文佳處何在廓菴指其講子說處云卽其不輕
於仕則他日之能事可知卽其不安於未信則他日
之能信可知此皆前人所未發浚谷曰吾謂近來舉
業之敝正指此等處也子之悅之只悅其當下一念
豈暇推及他日他日之信不信夫子豈能預保而預
喜之耶荀子非十二子有漆雕氏之儒畢竟斯之終
未能信流爲曲學使夫子預保而預喜之是爲漆雕

氏所賣矣聖人不若是愚也余謂四公之論舉業皆聊爾及之春蘭秋菊各有其長皆士子所當知也

杜工部云別裁僞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余謂時文亦狀有舉子之時文有才子之時文有理學之時文是三者皆有真僞能于此知別裁者是也

何謂舉子之時文本經術通訓故析理必程朱遺詞必歐蘇規矩繩尺不失尺寸開闢起伏渾狀天成自王守溪以迄於顧東江汪青湖唐荆川許石城瞿昆湖如譜宗派如授衣鉢神聖工巧斯爲極則隆萬之間劉定宇馮開之蕭漢冲李九我袁石浦陶石簣諸

公璽宇相繼謂之元脉江河之流不絕如綫久而漸失其真湯霍林開中合之門顧升伯談倒插之法因風接響奉爲金科玉條莠苗稗穀似是而非而先民之矩度與其神理漸滅不可復問矣此舉子之文之僞體也

何謂才子之時文心地空明才調富有風檣陣馬一息千里不知其所至而能者顧訓焉錢鶴灘茅鹿門歸震川胡思泉顧涇陽湯若士之流其最著者虞澹狀王荆石袁小脩其流亞也莽蕩如郝仲輿雜亂如王遂東竊啣竊轡泛駕自喜可與龍文虎脊並稱天

馬乎此才子之文之僞體也

何謂理學之時文季彭山姚江之別支也楊復所近
谿之嫡孫也趙夢白洛閩之耳孫也李卓吾紫柏之
分身也稱心信理現量發揮可以使人開拓心胸發
明眼目旣而縉紳先生罷問講學點綴咕嗶招搖門
徒以燈窓腐爛之辭爲扣門乞食之計風斯下矣文
亦如之此理學之文之僞體也

茅鹿門云王唐瞿薛正宗之外錢兼山善發揮枯題
能敷演一言爲千百言周用齋善收拾長題能攢簇
千百言爲一言涇陽先生與學者言唐瞿之文中行

也我之文狂也陳筠塘儲樊桐之文狷也今人知陳儲之氏名者鮮矣

嘉靖以前士習淳厚房稿坊刻絕無僅有許選程墨行于世者放清江項甌東也嘉靖末年毘陵吳昆麓吳江沈虹達游于荆川之門學有原委始有正脉玄覽之刻學者皆宗尚之厥後則有劉景龍之原始范光父之文記皆以軌範先民本原正始而時賢之窻稿青衿之試牘皆不得闕入焉萬曆之中婁江王逸季始下操月旦之評狀用以別流品峻門戶而已未及乎植交萬曆之末武林聞子將始建立埧墀之幟

朕用以振朋儕廣聲氣而已未及乎牟利禎啓之間
風氣益變盟壇社壇奔走號跳苞苴竿牘與行卷交
馳除眼底報與文評雜出詆言橫議遂與國運相終
始以選文一事徵之亦當代得失之林也

天啓初湯臨川之仲子大耋偕來如容掌科游長安
如容盛談時莠稱臨川文如杜詩無一字無出處坐
客有面折之者曰左傳陰飴甥曰小人感謂之不免
君子恕以爲必歸臨川君子實烹黃二句文云周師
人君子怒可也改恕爲怒有何出處豈時文應使別
字乎仲子曰嘗有人問家先生家先生曰君子如怒

亂庶遒已吾此文引詩語對左傳也如容鼓掌曰吾
謂無一字無來處豈非誠證乎其人俛首而去如容
語余先輩文不可輕易彈駁如此

萬曆間王麟洲督學閩中擢晉江李衷一于諸生中
時衷一已爲宿名士矣已酉科遂中解元余生才四
年耳初學舉業先宮保命讀衷一小題文日課不輟
又得其刊行四書文彀奉爲彀率丁未落第相遇於
虎丘觀其衣冠舉止儼如古人談及文彀衷一蹴狀
拱手曰當時偶標日示二三學徒不意遂傳無從禁
止耳是歲歸閩悉取近科時文選次爲一集題之曰

赴鵠編而敘其緣起曰向之云文毅者志先生之毅
余與受之之所共也今之云赴鵠者赴受之之鵠也
曹子建謂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字倚
撫利病如衷一之虚心善下推挹後輩豈徒賢于世
之君子乎余少壯盛氣頗犯季緒之病老不解事猶
有餘愧詩不云乎其維哲人告之話言其在今日追
維衷一之德音其亦可告已矣

牧齋有學集卷四十五終

牧齋有學集卷四十五

九

牧齋有學集卷四十六

題跋

述古堂宋刻書跋

辛丑暮春過遵王述古堂觀所藏宋刻書縹青朱介
裝潢精緻殆可當我絳雲樓之什三縱目流覽如見
故物任意漁獵不煩借書一篋良可喜也吳兒窮眼
登汲古閣相顧愕眙如入羣玉之府今得覩述古堂
藏書又復如何遵王請予題跋乃就所見各書數語
歸之

跋玉臺新咏

玉臺新咏宋刻本出自寒山趙氏本孝穆在梁時所撰卷中簡文尚稱皇太子元帝稱湘東王可以考見今流俗本爲俗子矯亂又妄增詩二百首賴此本少存孝穆舊觀良可寶也凡古書一經庸人手紕繆百出便應付蠟車覆瓿不獨此集也

跋高誘注戰國策

戰國策經鮑彪淆亂非復高誘原本而剡川姚宏較正本博采春秋後語諸書吳正復較正鮑注最後得此本歎其絕佳且謂于時蓄之者鮮矣此本仍伯聲較本又經前輩勘對疑誤採正傳補注標舉行間天

啓中二十千購之梁溪安氏不啻獲一珍珠船也無
何又得善本于梁溪高氏楮墨精好此本遂次而居
乙每一摩抄不免以積薪自哂要之此兩本實爲雙
璧闕一固不可也

跋東都事略

宋史旣成卷帙繁重百年以來有志刪修者三家崑
山歸熙甫臨川湯若士祥符王損仲也熙甫未有成
書別集中有宋史論贊一卷每言人患宋史多我正
患其少耳此其通人之言也若士繙閱宋史朱墨塗
乙如老學究兔園冊子某傳宜刪某傳宜補某人宜

合某傳某某宜附某傳皆注目錄之下州次部居釐
朕可觀若士沒次子敘寧曰此先人未成之書須手
自刊定不肯出識者恨之天啓中損仲起廢籍爲寺
丞過余却舍移日分夜必商宋史是時李九如少卿
藏宋宰輔編年錄及王秘閣稱東都事略三百卷損
仲慙愚予傳寫并約構求李燾續通鑑長編以藏此
役余于內閣鈔李燾長編只卷初五大本餘不可得
余旣退廢不敢輕言載筆損仲遂援据事略諸編信
筆成書今聞損仲草稿與臨川宋史舊本並在茗上
潘昭度家而予老倦研削亦遂無意于訪求矣今年

初夏見述古堂東都事略宋刻卽李九如家鈔本之
祖也爲之撫卷愀歎久之當余與損仲商推史事橫
襟相推唯九如在知狀損仲揚眉抵掌時捫腹自歎
揮斥柯維騏新編陳俗腐調徒亂人意今吳中諛聞
小生耳食長編偶見書肆撮略殘本及一二零斷小
說便放筆刪定宋史此不足承損仲餘氣而館閣大
老拱手薦搏爲寶書嗚呼文獻無徵豈獨杞宋雖無
老成人尚有典刑斯孔文舉所以泣狀流涕也修史
之難莫先乎徵舉典故網羅放失遵王壯盛有志藏
弄是書當深思歸熙甫宋史恨少之語并悼予與損

仲之無成而興起于百年之下也爲書此以勉之

跋春秋繁露

萬曆壬寅余讀春秋繁露苦金陵本譌舛得錫山安氏活字本校讎增改數百字淡以爲快今見宋刻本知爲錫山本之祖也宋本第十三卷陰陽始終篇入者損一而出者句下二行闕五字二行闕六字雖紙墨漫漶行間字跡尚可捫揣錫山本蓋仍之而近刻遂相沿以爲闕文其第十三卷四時之數及人副天數二篇宋刻闕卷首二紙亦偶失之耳非闕文也如更得宋本完好者則尚可爲全書好古者宜廣求之

又

繁露深察名號篇云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爲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善也又云民之性如繭如卵卵待覆而爲雛繭待繰而爲絲性待教而爲善余少而服膺謂其析理精妙可以會通孟荀二家之說非有宋諸儒可幾及也今年八十再讀此書證之弱冠時所見不大繆余每勸學者通經先漢而後唐宋識者當不河漢其言

跋吳越春秋

余十五六喜讀吳越春秋流觀伉俠奇詭之言若蒼

鷹之突起于吾前欲奮臂而與共撇擊者刺其語作
伍子胥論長老吐舌擊賞華顛胡老重觀此書燈牕
小生搥腕奮筆之狀宛然在行墨間老阿婆臨鏡追
理三十少年時事不免掩口失笑

跋方言

余舊藏子雲方言正是此本而紙墨尤精好紙皆是
南宋樞府諸公交承啓劄翰墨燦然于今思之更有
東京夢華之感

跋楊子法言

宋御府刻楊子法言卷末署名韓琦曾公亮在中書

歐陽修趙槩在政府以編年考之韓曾並以嘉祐二年拜昭文集賢相治平元年閏五月韓自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魏國公加尚書右僕射曾加中書侍郎歐陽公年譜治平元年二月自金紫光祿大夫行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特授行尚書吏部侍郎趙升授亦同觀四公署銜則知此書之刻正在治平元二間亦必在元年閏月已後二年十月已前先此則韓公未加僕射後此則二年十一月歐公又進加光祿大夫兼上柱國不如此結銜矣有宋隆平盛際羣賢當國人文化成于此可以

想見靖康板蕩圖籍北遷此本尚留傳人間真希世之寶也爲泫然涕流者久之

跋列女傳

余藏列女傳古本有二一得于吳門老儒錢功甫一則亂後入燕得于南城廢殿中皆僅免于劫灰此則內殿本也功甫嘗指示予圖畫雖草略尚顧愷之遺製蘇子容嘗見舊本于江南人家其爲古佩服而各題其頌像側今此畫佩服古樸坐皆尚右儒者生百世之下得見古人形容儀法非偶然者吾子其寶重之余心識功甫之言不敢忘近又簡吳中舊刻贊後

又贊乃黃魯直以已作竄入與文錯迕讀者習焉不察久矣秦漢古書多爲今世妄庸人駁亂其禍有甚于焚燎不可不辨

跋新序

舊本新序說苑卷首開列陽朔鴻嘉某年某月具官臣劉向上一行此古人脩書經進之體式今本先將此行削去古今人識見相越及鐫刻之佳惡一開而可辨者此也

跋聶從義三禮圖

宋顯德中聶從義新定三禮圖二十卷援据經典考

譯器象繇唐虞訖建隆祭狀可徵狀如尊彝圖中犧
象二尊并圖阮氏鄭氏二義而不主王肅之說先是
太和中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
犧牛爲尊而聶氏考猶未覈南宋人謂觀其圖度未
必盡如古者有繇狀也此等書經宋人考定其圖象
皆躬命續素不失毫髮近代雕木傳寫譌謬都不足
觀余舊藏本出史明古家此本有俞貞木圖紀先輩
名儒汲古嗜學其流風可想也

題道德經指歸

嘉興刻道德經指歸是吾邑趙京度本後從錢功甫

得乃叔寶鈔本自七卷迄十三卷前有總序後有人之饑也至信言不美四章與總序相合其中爲刺本所闕落者尤多焦弱侯輯老氏翼亦未見此本良可寶也但未知與道藏本有異同否絳雲餘燼亂帙中得之屬遵王遣人繕寫成本更叅訂之

跋十家道德經註

宋人集註老子自開元政和御註外詳載有宋諸家而韓非解老喻老嚴君平指歸及有唐陸希聲等註皆不及焉此書行而古註湮滅多矣道德指歸舊有錢穀鈔本較金陵樵李刻較異此書多微文與義在

郭象張湛之右今舍此而取河上公僞註者何也

跋抱朴子

抱樸子內篇二十卷宋紹興壬申歲刻最爲精緻其跋尾云舊日東京大相國寺東榮六郎家見寄居臨安府中瓦南街東開印輪經史書籍舖今將京師舊本抱朴子內篇校正刊行此二行五十字是一部東京夢華錄也老人撫卷爲之流涕

跋本草

金源代以彞狄右文隔絕江右其遺書尤可貴重平水所刻本草題泰和甲子下巳酉歲金章宗太和四

年甲子宋寧宗嘉泰四年也至巳酉歲爲宋理宗淳
化九年距甲子四十五年金源之亡巳十六年矣猶
泰和甲子者蒙古雖滅金未立年號又當女后攝政
國內大亂之時而金人猶不忘故國故以巳酉繫太
和甲子之下與作後序渾源劉祈字京叔著歸潛志
事見金史及王秋澗先塋碑亦金源之遺民也

跋王右丞集

王右丞集宋刻僅見此本考英華辨證字句與此互
異彼所云集本者此又不載信知右丞集好本良不
易也

跋文中子中說

文中子中說此爲宋刻善本今世行本安陽崔氏者經其刊定駁亂失次不可復觀今人好以已意改竄古書雖賢者不免可歎也

又

文中子序述六經爲洙泗之宗子有宋鉅儒自命得不傳之學禁遏之如石壓笋使不得出六百餘年矣斯文未喪當有如皮襲美司空表聖其人者表章其遺書以補千古之闕惜我老矣不能任也書此以告後之君子

題李肇國史補

絳雲一炬之後老嫗于頤垣之中拾殘書數帖此本亦其一也

跋禮部韵略

禮部韵略以宋雕本爲準元板去之遠矣凡字書皆
朕

跋酒經

酒經一冊乃絳雲樓未焚之書五車四部書爲六丁
下取獨留此經天殆縱余終老醉鄉故以此轉授遵
王令勿遠求羅浮鐵橋下耶余已得修羅採花法釀

仙家燭夜酒將以法傳之遵王此經又似餘杭老媪
家油囊俗譜矣

跋沈石田手抄吟牕小會前卷

石田先生吟牕小會前卷皆古今人小詩警句心賞
手抄者今爲遵王所抄後卷向在絳雲樓爲六丁取
去久矣少陵云不薄今人愛古人前輩讀書學詩眼
明心細虛懷求益于此卷可以想見今之妄人中風
狂走厲梅聖俞不知興比薄韓退之南山詩爲不佳
又云張承吉金山詩是學究對聯公狀批判不復知
世上復有兩眼雖其愚而可愍亦良可爲世道懼也

跋營造法式

營造法式三十六卷予得之天水長公初得此書惟二十餘卷徧訪藏書家罕蓄者後于留院得殘本三冊又于內閣借得刻本而閣中却闕六七數卷先後搜訪竭二十餘年之力始爲完書圖樣界畫最爲難事用五十千購長安良工始能厝手長公嘗爲予言購書之難如此長公歿此書歸于予趙靈均又爲予訪求梁谿故家鏤本首尾完好始無遺憾恨長公之不及見也靈均嘗手鈔一本亦言界畫之難經年始竣事云

跋真誥

稽神樞第二淳于斟入吳烏目山中隱居遇仙人慧
車子授以虹景丹經註云吳無烏目山婁及吳興並
有天目山或卽是也此未悉烏目山爲虞山別名耳

又

真誥未見宋本近刻經俞美長刊定者至改握真輔
爲掘真輔舛繆可笑此鈔依金陵焦氏本繕寫與道
藏本及吾家舊刻本略同比美長刻蓋霄壤矣里中
有二譚生長應明字公亮伉俠傲物扳附海內鉅公
名士好購書多鈔本客至鄭重出眎佔佔自喜次應

徵字公度此本則公度所藏也公度統袴兒郎尤爲里中兒賤簡不知其于汗簡墨汁有少因緣如是余悲兩生身沈家乏有名字翳狀之感故錄而存之

跋高麗板柳文

高麗國刻唐柳先生集繭紙堅緻字畫瘦勁在中華亦爲善本陪臣南秀文跋尾稱其國主讀書好文慮詞體之不古命陪臣有文學者會粹韓柳三家註釋印布國中嘉惠儒士使之研經史以咀其實追韓柳以摘其華跋之前後敬書正統戊午夏正統四年冬十一月尊正朔大一統之意肅狀著見于簡牘蓋李

氏雖纂弒得箕子之風教故在而明皇家文命誕敷
施及蠻貊信非唐宋所可比倫也嗚呼天傾地曷八
表分崩高句麗久不作同文夢矣庠娑此本潛朕隕涕
陪臣奉教編次者集賢殿副提學崔萬里直提學金
鎮博士李永瑞成均司藝趙須等而南秀文應教署
銜則云朝散大夫集賢殿應教藝文應教知制誥經
筵檢討官兼春秋館記註官并書之以存東國故事

跋皇華集

本朝侍從之臣奉使高麗例有皇華集則嘉靖十八
年己亥上皇天上帝泰號皇祖皇考聖號錫山華修

撰察頒詔播諭而作也東國文體平行詞林諸公不
惜貶調就之以寓柔遠之意故絕少瑰麗之詞若陪
臣篇什每二字含七字意如國內無戈坐一人者乃
彼國所謂東坡體耳諸公勿與酣和可也

書舊藏宋雕兩漢書後

趙吳興家藏宋槧兩漢書王弼州先生鬻一庄得之
陸水邨太宰家後歸于新安富人余以千二百金從
黃尚寶購之崇禎癸未損二百金售諸四明謝氏庚
寅之冬吾家藏書盡爲六丁下取此書却仍在人間
狀其流落不偶殊可念也今年遊武林坦公司馬攜

以見示諮訪真贋予從叟勸亟取之司馬家插架萬
籤居狀爲壓庫物矣嗚呼甲申之亂古今書史圖籍
一大劫也庚寅之火江左書史圖籍一小劫也今吳
中一二藏書家零星拮拾不足當吾家一毛片羽見
者誇詡比于西陽羽陵書生餓眼見錢但不在紙裹
中可爲捧腹司馬得此十篋乃今時書庫中寶玉大
弓當令吳兒見之頭目眩暈舌吐而不能收不獨此
書得其所歸亦差足爲絳雲老人開顏吐氣也劫灰
之後歸心空門爾時重見此書始知佛言昔年奇物
經歷年歲忽狀覆睹記憶宛狀皆是藏識變現良非

虛語而呂不韋顧以楚弓人得爲孔老之云豈爲知道者乎司馬淡知佛理并以斯言論之

唐人新集金剛般若經石刻跋

唐弘農楊顓取金剛經六譯排纂刪綴命曰新集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成于太和元年經文五千一百六十七字今本僅四千四百五十六字翰林諸學士鄭覃王源中許康佐宋申錫李鑲夷柳公權爲之贊太和四年四月奉宣上進新刻碑本署特進行右威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上柱國弘農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臣楊承和狀進其略云披諸異義一貫羣宗爲

麓愚却妄之程豈上達不刊之汰臣慙爲小善遂刻
私名伏奉思華不敢追改据狀則楊顥卽承和之私
名也其年八月敕並示左右衛功德使令編入藏經
目錄其石經在上都興唐寺安立初刻是八分書難
讀右衛倉曹叅軍唐玄度翻集晉右將軍王羲之書
刻石太和六年春畢功趙明誠金石錄標目王右軍
六譯金剛今新安程穆倩所寶藏也有唐君臣于此
碑刻崇重莊嚴如此顥之自敘謂金剛前後六譯貝
葉皆自西來而五天音韵非一如小失佛心卽大訛
秘典今爲合諸家之譯擇其言寡而理長語近而意

遠者其狀又曰鳩摩最上美冠後來狀不捨菁華猶
疑珪璧恐絕編隱耀匣智鏡于闕文蠹軸韜明鏤心
燈于墜典蓋唐人宗慈恩之說選擇秦譯有由狀矣
予觀宋有孫知縣及龍舒王日休皆以已意刊定金
剛經文大慧杲禪師及宋學士景濂後先彈駁有招
因帶果毀謗聖教之呵不謂唐人已先有此柳誠懸
之贊曰揣摩一經前後六譯今之而七畢竟斯獲殆
明謂六譯不容有也而稍譏其詞耳穆倩少多病骨
立從其父遊天目遇異人于陰林席箭之間顧穆倩
曰兒骨峭而方終朝壽且昌又日記取一人口千人

六譯七譯三晉王三十餘年穆倩貧病益甚感異人
購得是刻于新安故家病不藥而愈數腴如壯盛時
連舉四丈夫子始悟異人識記云云所謂一人口千
人者卽太和年號也此經冥祥感應聳動幽明以叢
殘石本猶能于千載之下現此靈異安知穆倩非有
唐諸人宿世信持乘彼願輪重來開顯者歟余竊謂
是刻在今已爲絕編蠹軸而師心刪略之文又不可
以行遠穆倩工二王書當鈎榻此碑書法依秦譯經
文摹而刻之不獨右軍之書得仗法寶以柱灰劫而
昔人刊削聖教之過愆亦隱狀代爲懺除斯或如來

護念付囑之遺意也穆倩當謹思吾言毋忽

題懷素草書卷

余所見藏真真跡凡數卷大都絹素刊敝字畫淺淡
令人于滅沒無有之間想見驚沙折壁因風變化之
妙耳此卷箋紙簇新無直裂紋勾之狀字皆完好無
一筆損缺應知此上人是阿羅漢現身尚在人間故
于此紙上揮洒墨汁重作醉僧書遊戲神通也

李忠毅公遺筆跋

江陰之東原里名長涇赤岸相去五六里牛宮豚柵
北屋相望其中有二偉人焉一爲宮諭謚文貞繆公

當時一爲御史謚忠毅李公次見次見則當時夫人
弟之子也余與當時游識次見書生時天啓乙丑逆
奄鉤黨急刺促長安中篝燈夜坐當時絮語及應山
余撫几歎曰應山拚一死糜爛爲左班立長城微應
山黨人駢首參爇他日有信眉地乎次見擊節以爲
知言目光炯炯激射寒燈翳狀爲之吐芒相與長歎
而罷明年二公同時被禍奄敗卒與應山偕卹錄蓋
三十餘年矣次見子遜之鈎摹檻車遺書刺之于石
余觀之老淚霑紙如縷縻不絕余老而後歿洵更桑
海追憶往事又在龍漢刼前不自知涕之無從也次

見之訓子本忠孝教尊讓當飲章急徵事無湫攸孤
憤之詞蓋其天資近道不事鏃礪而又涵養于神廟
中年化成之日爲盛世之人材宜終和且平若此詩
曰先君之思以畜寡人有周中衰婦人女子浸灌先
王之教訓習溫柔敦厚之風孔子曰豐水有芑百世
之仁也不其狀乎不其狀乎遜之九齡藐孤佩服遺
訓蘄狀無忝所生人謂次見有後矣聿懷多福君子
有穀詒孫子于李氏庶几左驗矣而顧未驗于國家
次見偕當時朝于帝所周視下土其亦有隱恫也矣

題董玄宰書山谷題跋

右董文敏公玄宰書山谷題跋十則是其中年最合
作之書公嘗過余山樓爲人題松雪字卷竟閣筆謂
余每一搦管秀媚之氣側出于腕間不能驅遣坐此
不及古人耳今所書山谷書有云凡書要拙多于巧
意亦相似朕此書輕濃得中姿態橫陳唐人謂春花
發艷夏柳低枝亦何嘗以秀媚爲病而虎文受此卷
如頭目不忍豪奪遂題歸之

跋紫柏大師手札

右紫柏大師手札十二通故祭酒馮公開之家藏其
孫研祥裝裱爲一冊馮公萬曆中各宰官皈心法門

大師以末法金湯倚重故其手札丁寧付囑如家人父子而其猛利烹鍊毒手鉗錘迴出于輭煖交情之外公爲人真實無枝葉則以心真而才智疎終非金湯料勗之其御物疏通多可則以世故重而道念輕恐中心柱子不甚牢固砭之官位稍進則以官漸大疾亦大謂南宮冷靜可以久祿爲自食其言警之公技癢好作時文則以秀鐵面訶李伯時畫馬應入驢胎馬腹藥之公以吉凶悔吝商榷行止則以斷髮如斷頭更有何頭可斷決之橫行直撞熱喝痛棒撈破面皮墮落情網皆所謂自敵已下不能堪者師既不

惜饒舌而公則奉爲金口師資吸受如磁引鐵近古
所希有也大師去世已久讀其手札慈容悲誨儼狀
如生一腔心血傾倒爲人角芒槎牙涌現于筆尖幅
上雖欲不頻首下拜熱淚迸流而不可得也大師作
書都不屬草緣手散去全集載與祭酒書才二紙甬
東陸符搜訪爲別集而未盡也研祥以念祖之故念
泐念僧鄭重藏弄俾余得繙閱繕寫豈不幸哉研祥
胚胎前光熏染深厚正法眼藏如力士寶珠在額上
久當自現余願執簡以須之

題書金剛經後

此吳人杜大綬所書金剛經不全之本太倉王異公
補成之以追薦其母夫人者也韓昌黎儒者抗言排
佛其爲絳州馬刺史行狀則曰司徒公之薨也刺臂
出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狀則書經薦親固亦
大儒闢佛者之所不禁與般若智炬炳乎文字當異
公書經時當有六種金剛涌現筆端不離卷帙已恍
如見母夫人珠宮貝闕生天之處矣

題尹子求臨魏晉名人帖

子求謝黥兵事還蜀不遠東吳萬里弔我于削杖中
期以三年後攜家出蜀相依終老而不得遂卒罵賊

盡節以死此帖則子羽宦蜀時書以相貽者也子求
廉直好古所至焚香拂地晨起手自滌硯楷書百餘
字鈎摹魏晉書法搜剔抉擿細入絲髮今觀此帖老
蒼瘦勁光明雄駿之氣鬱盤行墨間良可寶也子求
生平不吐一俗語不作一俗事不侶一俗客處中朝
士大夫中如異雞介鳥顧其晚節卓絕如是昔顏魯
公叱盧杞詈希烈握拳透爪死不忘君其在吳興與
杼山畫師陸鴻漸張玄真之徒理經藏修韻海坐三
癸亭援雲倚石風流弘長映帶百世以是知古來忠
臣志士捐軀殉國卓犖驚世者皆天下真風流不俗

人也吾又于子求見之矣

書張子石臨蘭亭卷

往吾友程孟陽汲古多癖常寶藏蘭亭一紙坐臥必俱以爲真定武也等慈長老居拂水亦好觀蘭亭孟陽端席拂几鄭重出眎等慈指放字一磔以爲稍短孟陽怫然不悅曰此放字一磔稍短如蒼鷹指爪一縮有橫擊萬里之勢若少展則無餘力矣師老書家尚留此俗筆于眼底耶辭色俱厲面發赤不止余以他語間之而罷今年冬日紙牕孤坐忽見子石所臨蘭亭卷追憶四十年前山園蕭寂私括藏門二老幅

巾憑几摩挲古帖面目咳唾宛如昔夢子石斯卷恨
不得見孟陽昂首聳肩撫卷而歎賞也爲泫然久之

題李長蘅畫扇冊

長蘅晚年遊跡多在西湖鄒孟陽聞子將每設長案
列縑素攤卷拭扇以須其至長蘅笑曰此設三覆以
誘我矣揮毫潑墨欣狀樂爲之盡故兩家所得最富
扇紙累百計不止余平生愛惜朋友檀園松圓楮墨
藏弃僅以十數計絳雲之災胥燬于火而鄒聞濫逝
後篋衍狼籍僮奴竊取以供博奕不知其爲主人之
頭目腦髓可歎也

跋顧與治藏大痴畫卷

大癡富春山圖已爲焦尾琴燒竹笛矣浮嵐煖翠往
在毘陵唐氏得見之如拱璧今隨落銅山錢埒中明
妃遠嫁呼韓欲省識春風一面安可復得此卷爲與
治家藏清齋韵士焚香矜賞天寒翠袖日暮脩竹如
此相守亦復何恨一峰老人在車箱谷前亦當披雲
一笑慶茲卷之遭也

題鄭千里畫冊

丁南羽鄭千里皆與予善而篋中無一縑片素今王
君藏千里小景百幅裝褫標識卷帖精好人之好事

與不好事相去若此朕君旣善收藏又樂與人賞鑒
晴牕棐几焚香展玩百幅中雲房烟海時時與余共
之則余家畫笥故在金陵安知非金厨之寄而徒以
藏弄爲有無也哉君寶愛此冊屬余題其端余觀古
人書畫不輕加題識題識蕪煩如好肌膚多生疥癩
非書畫之福也桓玄憎客以寒具手執畫好事家以
爲美談余之信手批抹者其點汙卷軸尤甚寒具之
油而人顧以爲好者何也聊書此以發君一笑

題間照法師所藏畫冊

古之善畫者以山河城郭宮室人民爲吾畫笥以風

雲雪月烟雨晦明爲吾粉本不知此世界中山河大
地水陸空行一切唯識中之相分也畫家之心玲瓏
穿漏布山水于行間吐雲物于筆底一切皆唯識中
之見分從覺海澄圓妙明明妙中流現側出者也華
嚴五地菩薩登地之後乃能妙解世間畫筆琴書種
種伎藝至于塵裏轉輪豪端見刹而畫家之能事畢
矣王右丞曰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杜工部一重
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于孰謂文人爲不知道
乎聞照法師精通性相開演唯識苦愛無補畫冊不
忍去手其高足瓊師丹青特妙余恐世之觀者以二

師皆有畫癖非衲衣本色也故書示之

吳漁山臨宋元人縮本題跋

董巨以後山水一派流種東南元初趙文敏獨臻其妙黃子久吳仲圭倪元鎮王叔明諸家相繼而作明興百餘年而有沈啓南唐子畏文徵仲又將百年而有董華亭蓋江左開天之地斗牛王氣垂芒散翼煥爲圖繪非偶狀者其風流文采久而滋長亦熏習之力使狀也余聞子久居烏目傍小山飲酒所至輒盡白湖橋抵拂水放舟兩湖盡橫卷長數十丈稿本未經裝裱民家束入竹筒置複壁中訪求不可得華亭

爲撫掌歎息艤舟湖山間坐臥累日語予曰子久數十丈卷今飽我腹筭異時當爲公倒囊出之華亭仙去三十餘年山牕水榭未嘗不追憶斯言也冬日屏居漁山吳子眎予手臨宋元畫卷烘染散皴窮工盡意筆毫水墨皆負雲氣向之慨慕子久與華亭所手摹心追者一往攢聚尺幅如坐鏡中豈不快哉漁山古淡安雅如古圖畫中人物將子久一派近在虞山余淡望之此卷真蹟皆烟客奉常藏弄又親傳華亭一燈密有指授故漁山妙契若此烟客張尾不欲示人以斲輪之妙故隱而不書予聊極之以信吾熏習

之說

王石谷畫跋

王子久沒二百餘年沈文一派近在婁江石谷子受學于袁炤郡守又從奉常烟客遊盡發所藏宋元名蹟匠意描寫烟雲滿紙非畫史分寸渲染者可幾及也子久居烏目西小山下坐湖橋看山飲酒飲罷輒投其餅于橋下舟子刺篙得之至今呼王大癡酒餅晚年遊華山憇車箱谷吹仙人所遺鐵笛白雲滃起足下擁之而去石谷安貧守素胎性輕安去凡俗腥穢遠甚已得子久少分畫品當亦爾爾昔人言子久

畫山頭必似拂水叔明畫山頭必似黃鶴二公胸中
有真山水以腹笥爲粉本故落筆輒似石谷殆可與
語此狀吾鄉蕘苑多人畫家則子久隸篆則繆仲素
詞賦則桑民懌徐昌國今皆寥絕無繼而子久衣鉢
殆將獨歸石谷此可爲三歎也